

■明前茶

在绍兴,整个腊月与正月,船上化妆的戏班子都忙得不歇火,与广场上富丽堂皇的戏台——“万年台”不同,有一种“水戏台”是过年时最迷人的娱乐场所:戏台建在河岸或湖岸边,呈“凸”字型,面朝观众的一面伸入水中,而观众也是坐着乌篷船而来,在开场前,所有的船颇有秩序地头朝戏台,紧紧地排列成扇形,也就是说,为了让更多的戏迷有更好的视野,这些船停泊的位置,就像一把折扇的扇骨,朝着舞台的方向攒聚。先到的观众有福了,不仅可以在面朝舞台的内圈,演员眼中情绪的颠簸,手势的震颤,翻筋斗时有没有少许踉跄,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;运气好时,观众还可以应邀参观戏班子的化妆部,进入演员们的后台,一窥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我歌动中舱的门帘儿,进到化妆船中,就听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的主演在对词,扮演孙悟空的演员已经换好了演出服,他满怀冤屈与不甘,慷慨悲凉地唱道:“火眼金睛辨忠奸,白骨妖精露真颜。师父休要听她言,此女定是妖来变。”而扮演白骨精的演员正高高地掀起头发来,她十分仔细地用勒头的布带将外眼角、太阳穴的皮肤提拉绷紧,然后用胶布固定住,以便让外眼角尽可能

■朱耀熙

# 春鸟鸣晓

初春的早上,再没有比鸟鸣的声音更引人注意了。

东方泛白,鸟鸣啾啾。一声声,一点点,渐渐刻进睡梦中的人们心里。它们,像白纸上的一串靓丽的音符,池塘上的一行野鸭,天边的一朵朵彩云,越来越清晰而醒目。

而喜欢晨跑的我,对鸟鸣声感触更深。春晨朦胧,未见春鸟,先闻鸟声。间关鸟语,时而在路边,在枝头,在电线上。它们像是散落在各处的珍珠,闪光,闪烁,让我一路惊喜追寻。在鸟鸣伴奏下,我的脚步,显得更为轻盈而欢快。

倾听鸟声,感受鸟声,能感知到鸟的喜悦,体会到鸟的心情。对鸟的语言,似乎也能从中领悟一二。

有的鸟鸣如简短而单调,似乎只有一个发语词。短促的第四声,不断重复,似乎是在呼朋引伴,或驱赶情敌,说着:“去,去,去!”

有的鸟鸣声音长而弯曲,尾声很重,中间还有低音。让人想起北斗星,水缸盖上舀水的瓢。这美妙的节奏,跟“我爱——你”“我爱——你”相仿,似乎是专门献给情人的。

有的鸟鸣,短音与长音间隔,如“咀,囉——”“咀,囉——”短音,像是情人的呢称;长音,像是赞美词“好”“非常棒”。

更有的,是歌唱家的喉咙。能将几种鸣叫声随意转换,如“几哥几哥儿,哥儿哥儿哥”。歌词循环,似乎是重复强调“我在这里,我在这里……”。曲调婉转,大有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气势。

大地回春。每个早晨,任何一种鸟鸣都

■青丝

# 社交降级

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女性声称,她丈夫才45岁就已被社会“淘汰”了:没有朋友,也不玩游戏,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和酒局,没有特殊的兴趣爱好……引发了不少人共鸣。之前我就常看到有人感叹,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社交了,每天工作之余,宁愿独自在家刷手机,感觉就很好,没有在外面交际应酬那么多。尤其人到中年以后,可玩的东西不多,熟人在一起要么是饭局酒局,要么K歌打麻将,交谈也多为浮词漫语,令不少人心生厌烦。

加之随着时代进化,不少人也逐渐培养出了自我超越情绪,彻底放下了过去想要铺搭人脉的执念,知道独处也是一种自我提升、自我愉悦的技能,且可以通过练习变得更好。曾有一段话在网络上和朋友圈里被广为转发:“人到中年,如果你熬到一个人喝茶,一个人散步,一个人旅行,一个人看书,没有电话,没有邀约,没有聚会,没有所谓的一些社交。早睡早起,善待自己,无欲无求,云淡风轻,不在乎别人的评价,只是随心所欲,知足常乐,顺其自然。那么恭喜你,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。”

换了在以前,一个人如果总是习惯独处不参与社交,是很容易引来非议的,常会被视为“怪人”“不合群”“不好打交道”,当事人往往须承受着他人望向自己的怪异眼光以及不小的心理压力。即使本人不在乎,也很少会公然宣称这种做法有着合理性,更多是采取一种心理对抗的姿态,漠然视之。不似现在,不社交反而成为了值得大肆宣扬的事情,无数人为之引以自豪,感到骄傲和光荣。“社交降级”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,既潜在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自我蜕变,也折射了随着时代发展,社会环境对于一些“异己”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包容和友好度,有着长足的进步。

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·普特南的著作《独自打保龄: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》认为,社交活动最初是因城市发展与增多频繁,其后城市扩张和新技术出现,如电视、汽车把人们的时间耗费在了独处或开车上,社

能地高于正常位置,形成吊梢眼的效果。她一言不发地涂刷眼影,最后用高光粉刷在内眼角部分,增加眼神的魅惑感。扮演孙悟空的演员笑着介绍:扮演白骨精的演员是他的师姐,平时是青年演员们的仪态和台词老师,“可一到正月她就一人饰多角,连热场的彩头戏她也要忙着上场,已经没有空管我们了”。

很快,戏就开始了。首先是三场彩头戏,目的是“调动喜庆情绪,讨个吉祥彩头”。演员都穿正红、朱红的戏服出场,表情喜悦,诙谐又夸张,先是演《庆寿》,是祝看客中的老人家延年益寿的;接着是《跳魁星》,是祝今年就要有重要考试的考生们登榜上岸的;最后是《跳财神》,是恭喜做生意的人事事顺遂的。我们的解解说:“观众会买了红绸花抛掷到台上,一般快要到六月的时候,《跳魁星》的演员得红花最多;现在是春节,当然是《跳财神》的演员得彩头最多。”

彩头戏演完,接着演武打折子戏,这也是为压轴戏的出场热身。我们这一场演的是《长坂坡》,扮演张飞的武生能连翻20多个筋斗,他沿着舞台的两个对角线,前空翻接后空翻,显示那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侠义、忠烈与沉稳,也展示在紧要关头,张飞以

马尾松在长坂坡上拖起滚滚烟尘,迅速布起迷魂阵的智慧。是的,我们的船离得近,甚至可以看到扮演张飞的演员,腰身的袍褶摆幅加宽了很多,这也是绍剧在服装上的改良,这样,当他翻腾时,袍褶的下摆就像一把飞旋的伞,在半空中飞来飞去,张飞的豪迈与潇洒,就翻了倍。

我们这一场的压轴大戏,是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孙悟空开“改良脸”,重勾金、红两色,看上去颇有神勇韵味。当我们看到孙悟空化作白骨精母亲的模样来到洞内,诱导白骨精当着唐僧的面,重新变成村姑、老妇和老丈的样时,隔壁船上听戏的老汉已经入了戏,他用自己的拐杖敲着船帮,恨铁不成钢地说:“唐僧啊唐僧,你这凡胎肉眼,你信一个外人,竟不相信自己的徒弟……哇呀呀,真是气煞我也!”

老汉的孙子劝他:“爷爷那是戏!红绸花买来了,就得抛给演员!”

老汉愤愤不平地说:“那可只能给孙悟空,不能给白骨精和唐僧!”

左右艄公都被这80岁老汉的天真逗得大笑:谁都知道奖励演员的红绸花,隔着流水被抛掷到舞台上之后,收益是被所有的演员平分的。一场戏,少了精彩的正面角色固

然会塌了腰,少了反面角色的层次感,其韵味也会单薄很多。

看一场水上绍剧的难忘之处,也许就在于大家是坐船离开的。贴着水面的微风很凉,但我们不觉得冷,那被张飞和孙悟空点燃的一身正气,依旧热辣辣地温暖着我们。回望水戏台,它浮漾在昏暗的夜里,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,缥缈动人,像一座浮在水上的仙山楼阁。一股天上人间的不真实感,笼罩了我们。百年前,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《社戏》中,也曾描写过这样的不真实感:那远航的船,“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,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,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起来……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”。此时,若你有心静听,就会明白“水戏台”上的绍剧演员们是懂得营造余韵的,在我们划着乌篷船离开时,壮怀激烈的大戏已经结束,吹笛的人依旧不紧不慢地吹着,一直送我们进入无边的水月,浩瀚的江南水网。

一枚弯弯的新月,就在这笛声中游动,变幻成水中的万千银鱼。



「跑腿」送娃

王锋画

■游宇明

不是孤立的。它们汇合在一起,像是一场大型音乐会的演奏。吉他、小提琴、钢琴等随意交错弹奏,低音、中音、高音此起彼伏,阳春三月、下里巴人,兼而有之。鸟鸣的交响乐,像是无边无际的浪花激荡着。像是文天祥的浩然正气,塞满天地之间。而且,在这里,没有趾高气扬,不需要任何的自惭形秽,任何鸟都可以歌唱,尽情的,欢快的,陶醉的。

寒冬已过,想到许多伙伴永久停止了鸣叫,各种鸟儿怎不产生新生的喜悦。

晴春的早晨,在徐徐和风的梳理下,鸟儿感受到了爱的抚摸,鸣叫喳喳切切。声音在晨光中跳跃,呈现金线一般的色彩。如遇晨雨,无所畏惧的鸟声,串起绵绵的雨丝,在原野里震颤,显得格外清脆、清丽和清晰。而在雨后,空气湿润,雾气氤氲。鸟的鸣叫,跟鸟的翅膀一样,沾满了露水,清冽而有着发酵的味道。

在鸟声里,小草钻出了土面,芽儿在枝条上蹦出,花儿大笑着绽放。在鸟声里,苏醒的蚯蚓开始了一天温暖的工作,脱茧的蝴蝶开始一天的翩翩,复生的小蜜蜂也“嗡嗡”地出动。

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。在鸟声里,天越来越亮,太阳慢慢托起,家家户户打开了大门。人们出现在庭院,出现在路上,开始一天的喧嚣。这时,鸟的鸣叫,像是潮水一样,慢慢退去,似乎不留一丝痕迹,但那丰富多采的旋律,却成了一天的底色,衬托着乐观昂扬的脚步。

春鸟鸣晓,是热爱生命的咏唱。聆听那天籁之音,爱和幸福汹涌而来。

# 冯景兰的三个关键词

年获得硕士学位,历任中州大学(今河南大学)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校教授。1949年后复入清华大学,后转进北京地质学院,1957年,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。

冯景兰在两广地质、川康滇地质、豫西砂矿地质、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构造运动、工程地质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。他提出了“封闭成矿”理论,对矿床共生、成矿控制、成矿规律等进行精深研究,地质方面的论著多达百篇(部)。1927年底,冯景兰在中山大学做技正时,赴粤北地区从事地质调查,发现此地遍布第三纪(6500万年前~165万年前)红色砂砾岩,当即以当地地名中“丹霞”二字为之命名,此概念后来广为人知,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。

除了卓越的科学成就,冯景兰还特别专注于大学课堂,培养了大批第一流的地质人才,宋叔和、王鸿祯、张炳熹、马杏垣、陈际尚、韩德馨、杨起、郝治纯等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

士都曾受教于他。冯景兰的教学自始至终贯穿着深深的“科学家精神”。他备课一丝不苟,经常在教案里补充新知识;课深入浅出,条理分明,生动灵活。除了注重知识的系统性,他也看重课外教学,引导学生从标本和实物中认识印证课堂上所学知识,理解相关理论。他的教案总是“与时俱进”,不断地将野外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提炼为理论,在课堂上讲授。他也注意第一时间获取国外地质学新知识,编成教材,以补充、丰富教学内容。他编写教材一丝不苟,亲自审稿,一字一句斟酌、修改,连标点符号都非常用心。

冯景兰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,在西南联大地理地质气象系任教时,讲授“矿床学”“地文学”和土木系的“工程地质学”时,头一堂课教的材料,第二堂课必提问题,而且会给每位学生的答卷一个成绩,记录在卷。如有错误,当面批评,绝不宽容。野外考察,他一定会大步走在学生前面,学生们

必须逐步才能跟上,行进途中,遇到地质现象就详细讲解,行一路讲一路。对地质专业苟且敷衍、行动畏缩的学生,他会非常严厉地说:“走不了山路就别干地质!”

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是全过程的,冯景兰也不例外。他总是希望学生超越自己,觉得只有如此,学术才能进步,国家才能繁荣。曾繁仍是冯景兰早期的学生,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说:“冯先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。解放以后,我经冯先生介绍来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任教。”在冯景兰的教育生涯中,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。

仔细一想,冯景兰的一生其实贯穿了三个关键词:求知、授知、创(造)知(识)。因为矢志不渝的求知,他成了杰出的科学家;由于一丝不苟的授知,他成了卓越的教育者,并在源源不断的求知、授知中最终抵达了创知的境界。

# 旧书“康养室”

是永不锈蚀的童心在歌唱。1986年小开本的《朦胧诗选》扉页盖着“某图书馆”的蓝章,那些在机床轰鸣中偷读的午休时光,让钢铁都染上了诗的柔光。1995年武侯小说扉页的赠言突然有了温度:“赠周明兄,江湖路远,珍重万千。”去年深秋收的这箱书,仿佛看到那位老友攥着《笑傲江湖》,念叨着年轻时在锅炉房彻夜论剑的往事。忙碌而粗砺的生活,书是黄老另一个世界镜像的自己,没有这些书,历史的尘埃都不流动。

文字在时光里发酵出陈酿的醇香,书页泛黄如经年普洱,虫蛀的啮痕倒成了另类藏书印。古籍里的衣色是通灵之物,明代藏书家曾见它们啃食《庄子》后生出金翅,此刻某本《楚辞》的蠹痕蜿蜒如离骚的韵脚。黄老板总在梅雨季前给古籍换上防尘新衣,他说鸟也懂挑食,最爱啃食无人问津的孤本,“书要常翻,人气就是最好的驱虫剂”。

走进这间藏于出租屋群北面的屋

子,霉味在门楣处便散下。人只要走动,空气流动就让陈年墨香混合着旧书的纸张味,在门帘之间窜。一个春日午后,在《牡丹亭》的残本与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比邻而居时,水磨腔的婉转与加勒比的海风或许就达成了某种和解。

一日无事,百事荒芜。字帖上隶书笔画像青铜器上的铭文,曹操在戎马间坚持注《孙子兵法》,苏轼在桃柳林中尚能校勘《易传》,而我们这个触手可及的阅读盛世,地铁里却挤满了低头收割碎片的人。那些被批量删除的电子书不会在角落积灰,但再也不会某次搬家时突然掉落,让你与20岁的自己猝然重逢。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用的竹简重逾千斤,王羲之练字洗黑七池清水,而今我们指尖划过的电子墨水轻如鸿毛。后来看见孩童指着纸质书问:“为什么字不会动”,突然想起黄老板的话:“书要有分量,才能压得住心慌。”他正在给一套《鲁迅全集》包书皮,1938年版的硬封

本上,先生的烟斗似乎还冒着余温。那些“泼冷水的响亮话”躺在泛黄的纸页里,依然是照亮灵魂的灯火。

我称这里为旧书的“康养室”,因为每本书都在等待第二次生命。当一年的新书以大约119亿册的数量淹没世界,黄老板的小屋却在打捞文明的漂流瓶。有时候我们保存了文字,却容易弄丢文字的血骨,回收旧书的人那么多,粉碎了、贱卖了、垫桌脚了,只有少数和文字有缘的,能读懂旧书本身的故事。

陋室一隅,故纸伴旧墨。暮色漫进书屋时,黄老板点亮40瓦的灯泡,光晕里浮动的尘埃,像是从旧书里逃逸的时光碎屑。此刻,塞万提斯的流浪诗人曹雪芹的胭脂泪滴在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上。在这间时间的陈列馆里,每个文字都是星尘,每个读者都是拾荒者,而黄老板递给买家的每一本旧书,都是在人类精神的银河系里,又多保存了一颗会发光的星球。